

大型古装纸上历史偶像剧

年度古言小说订阅读榜

粉丝人数风云榜NO.1作品

最大气磅礴古言作家凤轻倾情巨献

她负责饮仇血、战沙场、平天下，
他负责卖卖萌、撒撒娇、为祸人家！

盛世良缘

上 FENG QING
凤轻·著

天下为棋，与你淡看风云变。
江山如歌，为你挥剑沙场，扫平天下乱。
谁道江山情重美人轻？
谁说世间女儿不如男？

[完美终结]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盛世良缘

FENG QING
凤轻·著

美言(SIP)公司出品

上 [完美终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世良缘 : 完美终结 : 全3册 / 凤轻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035-5

I. ①盛… II. ①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0720号

书 名 盛世良缘·完美终结
作 者 凤 轻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崔 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720千字
印 张 47.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035-5
定 价 79.80元 (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上】

第一章	喜得麟儿	1
第二章	恩断义绝	28
第三章	公主大婚	61
第四章	天下第一	104
第五章	母子情绝	164
第六章	楚京暗流	196

目录 [中]

第七章	老将之殇	243
第八章	人主皇城	287
第九章	王者之怒	306
第十章	八方来贺	324
第十一章	合纵连横	385
第十二章	功败垂成	418

目录 [下]

第十三章	公子迷踪	481
第十四章	临死一击	520
第十五章	血祭英灵	545
第十六章	离间之计	575
第十七章	兵者诡道	604
第十八章	袖手天下	673
番外	皇家情缘	721
后记		748



第一章 喜得麟儿



午后，太守府后院的大树下也多了一丝淡淡的清凉。叶璃倚坐在美人靠上悠闲地翻着书卷，墨修尧慵懒地坐在旁边，靠着椅子将头埋在叶璃的身边闭目养神。显然若不是叶璃如今有孕在身他大概就直接枕着叶璃的腿睡觉了。叶璃也不在意，一只手握着书卷，一只手搭在他背上，不时轻轻地拍拍。

凤之遥走进来就看到眼前这温馨而静谧的一幕，看到墨修尧平静而恬然的睡颜，他突然有些后悔进来打扰他们的安宁。而且，自从王妃回来之后，王爷就极为讨厌别人打扰他们相处，但是眼前的事情他又不得不进来禀告。

叶璃也看到他在门口犹豫不决的模样，淡淡一笑，对凤之遥点点头，“凤三，过来说话吧。”凤之遥这才举步过来，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靠着叶璃的墨修尧，只见墨修尧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就在凤之遥以为他要说什么或者直接动手将自己赶出去的时候，墨修尧又重新闭上了眼睛。

“凤三，有什么急事？”看着凤之遥一副见鬼了的样子，叶璃莞尔一笑，放下书卷执起扇子轻轻为墨修尧打扇。对此，墨修尧似乎十分满意，轻轻在她腿边蹭了蹭，整个人更加放松了一些。

凤之遥低声道：“禀王妃，朝廷来人了。”

叶璃挑眉，“这么巧？”她昨天才回来，墨景祈的人今天就到了，这未免也太巧了一些。凤之遥点头道：“确实很巧，不过属下查过了，应该和王妃没有关系，对方也是昨天刚出飞鸿关的。不过，大概和我们昨天抓回来的那位有点关系。”

“谭继之？”叶璃皱眉思索着，“谭继之的胆子倒是不小，想要墨景祈来救他？他就不怕万一他的身份曝光了，第一个要他死的人就是墨景祈？”凤之遥笑道：“他大概没想过他的身份会被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最后确实有可能会将他交还给墨景祈。”

叶璃点头，“那么也就是说……墨景祈知道谭继之来西北是要做什么的。至少是对他有好处的事情。”

凤之遥扬眉笑道：“谭继之会不会将前朝高祖皇陵在西北的事情告诉墨景祈？墨景祈想要皇陵里的宝藏。”叶璃摇扇的动作停了下，“他要怎么解释他从哪里知道皇陵的秘密的？”

“那就要问谭继之了。”风之遥笑道。

叶璃想了想，“告诉谭继之，我要碧落花和王爷身上的毒的解法。另外……”叶璃皱了皱眉，道，“告诉秦风再审一下苏醉蝶，她一定还知道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谭继之的身份不足以让她撑那么久不肯招供。重点问一问……她和谭继之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属下遵命，那……墨景沂派来的人？”风之遥问道。

叶璃垂眸，淡淡道：“先放着吧，等王爷有空了再说。”

闻言，风之遥嘴角抽搐地看了一眼在椅子上睡得一脸宁静的墨修尧，王爷很闲好吗？工作狂的王爷很糟糕，但是突然变得懒惰了的王爷更加糟糕。想起虽然才不过两天书房里就已经堆得高高的折子和卷宗，风之遥就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希望王爷目前的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属下告退。”

太守府的地牢里，谭继之坐在一个角落面无表情地望着暗无天日的地牢。被关进这座地牢已经有三天了，却一直没有见到墨修尧或叶璃。只有风之遥不时过来看看他，意思倒也明了，只要碧落花的下落和墨修尧身上的毒的解法。谭继之当然不会轻易告诉风之遥，他可不相信真的说了墨修尧就会放自己离开。但是同样他也清楚，留在这里越久对自己就越不利。他必须在苏醉蝶那个贱人受不住吐露一切之前离开这里或者弄死她……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谭继之脸色未改目光却已经飞快地射向了门外，之后站起身来对着门口笑道：“下官谭继之见过王爷见过王妃。”

叶璃淡淡一笑，看向谭继之和舒曼琳问道：“谭大人，这几日本妃和王爷事务繁忙，怠慢了两位还望海涵。两位可还好？”谭继之苦笑，看着叶璃道：“王妃客气了，技不如人，谭继之愿赌服输。”

叶璃点头，含笑看着他问道：“那么……谭大人应该知道本妃想要什么。不知谭大人的答案是？”

谭继之笑道：“在下明白，王妃想要碧落花……想必这一年多王妃也为此费了不少心思。不过在下劝王妃不用在姓梁的那位身上费心思了。碧落花他根本就找不到。”

“哦？”叶璃秀眉微蹙，抬手揉了揉眉心问道，“我凭什么要相信谭大人？或者说……就算谭大人说的是真的又如何？”谭继之道：“碧落花本就是南疆圣物，王妃真的以为南诏王室会将如此宝物交给一个大楚富商保管？”叶璃叹气，有些无奈地看着谭继之道：“谭大人，既然你敢拿碧落花来保你自己的命，本妃绝不怀疑你知道碧落花的下落。所以，你实在不必说这么多。不过……你应该知道，没找到东西之前，你说什么都是白费。”谭继之眼眸

一闪，盯着叶璃道：“找到东西以后又如何？王妃是在说服在下相信定王府言而有信吗？”

站在两人身后的凤之遥斜眼看他，笑道：“谭大人，你不信又能如何？”

谭继之默然，若是平时，赌这一场倒也无妨，但是现在他却不敢，因为他没有时间。一旦某些事情爆发，别说他告诉墨修尧碧落花的下落，就算他亲手把碧落花捧到墨修尧面前也难逃一死。想到此处，谭继之摇了摇头道：“抱歉，王妃应该知道，就算知道碧落花的下落，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拿到的。但是在下还有要事要办，实在是无法长时间停留于此。想必……陛下的使者此时已经到汝阳了吧？”谭继之对自己之前的布置还是很有信心的。只要墨修尧还没有光明正大地说要反楚，朝廷的使者他总还是要顾忌几分的。

“谭继之……林愿，你是在提醒本王你的另一个身份吗？”墨修尧眯眼问道。就算他看墨景沂不顺眼，但是也不代表他会放过一个前朝的余孽。毕竟覆灭前朝的可不只是太祖皇帝，定王府的先祖也占了一大半的功劳，他们天生就是仇敌。谭继之无奈地苦笑，低头沉吟了片刻才道：“这一次落在王爷手里算在下载了。那座皇陵王妃也去过，里面所有宝藏算是在下对冒犯王妃的赔礼，再加上碧落花的下落换在下一命。不知王爷以为如何？”

墨修尧脸色冷淡，显然对此丝毫不感兴趣。皇陵原本就在西北境内，墨修尧高兴的话随时可以派人去掘陵，实在犯不着要谭继之赠送。谭继之原本也没指望这么简单就能过关，想了想继续道：“在下另外奉上黄金十万两，以及在西北和京城所有的暗桩，如此……可算是有诚意了？”叶璃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微笑道：“谭大人真是肯下血本。”谭继之无奈地笑道：“无论什么都没有命重要，没了命别的留着又有什么用？王妃，在下自问这些日子并未怠慢过你，之前的无礼之举也算是人之常情。难道在下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

叶璃点头赞同他的话，但是不知为何，叶璃总觉得他身上还有比他的身份更重要的秘密。

叶璃目光平静地盯着他看了许久，久得谭继之都要以为自己露出了什么破绽，才听到叶璃话题一转，问道：“谭大人是如何认识苏醉蝶的？”

果然是这个贱人！

“这个么……”虽然心里早将苏醉蝶碎尸万段了，但是谭继之脸上却不显，似笑非笑地看了墨修尧一眼道，“苏姑娘当年可是大楚第一美人，与她有交情的可并非只有在下一人。年少轻狂……倒是让王妃见笑了。”牢房里，众人的神色都有些莫名地古怪起来。在场的都是定王府的亲信自然知道苏醉蝶的身份。谭继之这么说就是明目张胆地告诉墨修尧，他的前任未婚妻曾经给他戴了不只一顶绿帽子。

墨修尧却是神色如常，英挺的下颚微微一挑，看着谭继之问道：“你希望本王立刻杀了苏醉蝶，是吗？”

谭继之心中一凛，暗暗提醒自己过犹不及，面上笑道：“若不是她，只怕王爷此时也不知道在下的身份吧？谁知道早年一时不慎竟让自己陷入如此境地。在下自然是不希望苏醉蝶再活着了。”

墨修尧淡然一笑，不再去理会谭继之。谭继之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明白自己的生死此时都在叶璃身上，而叶璃最看重的却是墨修尧的命。

“谭公子，你要如何让本妃相信你提供的碧落花的下落就是真的？”叶璃轻声问道。

谭继之傲然一笑，道：“因为这世间除了在下，就没人知道碧落花的真正下落了。”叶璃挑眉笑道：“若是如此本妃就更不能相信你了，毕竟你又不愿意留到等本妃取到碧落花为止。这不是让人为难吗？如此……谭大人可以走，但是舒姑娘必须留下来。”众人的目光齐齐落到了另一边牢房的舒曼琳身上。舒曼琳一直没说话，因为她明白自己帮不上什么忙，没想到最后竟然扯上了自己。她不由站起身来扑到牢房的栏杆上怒瞪着叶璃道：“叶璃，你放肆！我是南疆圣女，你敢囚禁我！”

叶璃扬了扬眉梢没说话，倒是她身后的凤之遥惊奇地笑道：“南疆圣女？本公子还没见过南疆圣女呢，这次可真是托了王妃的福了。不过……话说回来，貌似南疆圣女是不能见外人，更不用说是离开南诏都城了。王妃，这不是冒牌货吧？”

叶璃含笑道：“如假包换。”

舒曼琳脸色一白。

墨修尧扶着叶璃准备离开，叶璃对着谭继之微笑道：“谭大人，你可以考虑一晚上，明天早上告诉本妃你的答案。留下舒曼琳，只要本妃找到碧落花，这次的事情一笔勾销。”

谭继之无奈地一笑，“我还有选择吗？”

送走了谭继之，墨修尧立刻翻脸，毫不客气地将墨景祈派来的使者扔出了汝阳城。至于他们是来要人的问题……整个汝阳城的男女老少都看到谭继之从城门口出去了，他自己不肯回楚京可不关墨家军和定王府的事。关于谭继之的身份问题，墨修尧没打算告诉墨景祈，但是也没有刻意隐瞒。墨景祈有没有本事知道就不关他的事了。

房间里，刚刚梳洗过后的墨修尧披着一头还带着水汽的白发，厌恶地看了一眼铜镜中的白发男子，之后目光落到了一边的一个黑色的小瓷瓶上，那是沈扬特意为他配制的染发的药水。从前墨修尧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注重外貌的人，但是现在每每看到镜中的人影他都越发觉得不能忍受。一头雪白的头发，再加上左脸上那一道狰狞的疤痕，将原本就苍白的脸衬得更加诡异和恐怖。这样让人惊惧的样子他不想让阿璃看到，他不怕会吓到她，但是他不想让她看到自己如此丑陋的模样。他的阿璃是那么的完美，而自

己……阴沉的眼中掠过一丝恨意，而自己却是如此的残缺和丑陋。直到现在，墨修尧才知道并不是自己不在意容貌，而是十七八岁的时候他本来就拥有得天独厚的外貌，他无需羡慕嫉妒任何人，而十七岁以后却是再也没有让他觉得需要在乎自己容貌的人。他甚至可以将想象，如果现在的自己和阿璃站在一起，将会是一幅多么诡异的画面。

啪！一掌不轻不重地拍在面前的桌面上，紫檀木的桌子发出痛苦的呻吟，几道裂纹迅速布满了整个桌面。

“修尧。”叶璃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墨修尧身子一僵，如果不是知道外面的人是谁，只怕他一掌就将人给打飞出去了。他只觉得想要躲藏，但是室内却并没有适合他这样高大的男子隐蔽的地方，何况阿璃明显知道他在房里，他又怎么可能真的躲起来？叶璃缓步进来，转过屏风看着坐在铜镜前的白发男子，仿佛没察觉到墨修尧的僵硬一般，走过去拿起放在一边的毛巾轻轻为他擦拭着头发，“怎么还湿着头发，虽然现在天气还挺热但也要小心头疼。”

“阿璃……”墨修尧转身，怔怔地望着眼前笑容温婉的女子。回来之后调理了几日，叶璃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虽然不像许多怀孕七八个月的女子那般珠圆玉润，但是看上去却也是十分健康美丽。叶璃一边擦拭着他的头发，一边轻声问道：“怎么了？”墨修尧摇摇头，“没事。”叶璃浅笑道：“没事就好，我帮你把头发弄好。”

房间里一边静谧，叶璃轻柔地将他的头发擦干，然后手指灵巧地将一头雪白的银丝挽了起来，随后从一边的匣子里抽出一根银色的丝带系好，这才满意地点头道：“很好。”

墨修尧将叶璃搂进怀里，脸贴着她圆滚滚的肚子，感受着肚子里的宝宝有活力的动作，时不时还会被踹上一脚，“阿璃，我变得这么丑，你不嫌弃我吗？”叶璃一愣，忍不住莞尔。但是看着眼前的人小心翼翼的模样，眼睛却不由得一酸，险些掉下泪来。轻抚着墨修尧银白的发丝，叶璃轻声问道：“如果我变丑了，你会嫌弃我吗？”

“当然不会，阿璃永远都是最美的。”墨修尧郑重地道。

叶璃笑道：“那就是了，何况，你从来也没有好看过。”好看的男人叶璃见得还少吗？超凡脱俗宛如仙人的徐清尘，温文尔雅如皓月当空的明月公子，还有俊美不凡看似邪魅不羁实际却单纯真诚的韩明晰和京城闻名的美男子凤之遥、冷皓宇等等。比起他们来，墨修尧的容貌就算再出色也改变不了半边脸已经被毁容的事实。

“不过王爷今儿怎么又突然忧心起容貌问题来了？”被叶璃这般调侃，墨修尧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扣着她的腰将她锁入怀中，墨修尧闷闷地道：“就算阿璃你嫌弃我也晚了。谁敢跟我抢你，本王就将他碎尸万段！”

叶璃无奈地拍拍他道：“真是越来越像小孩子，你以为我是金元宝人人都想要？”

墨修尧轻哼一声，他的阿璃可比金元宝贵多了。不过……只能是他的！覬觎他宝贝的人统统都要死！

“师父，这几日可还好？”拉着墨修尧走进林大夫暂住的小院，叶璃看着正独自坐在大树下喝茶的林大夫笑道。林大夫回头看了她一眼，目光落在了站在她身边眼神有些不善的墨修尧身上。之前林大夫也远远地见过墨修尧一次，不过那时候墨修尧一头黑发看上去远没有现在震撼。又看了一眼叶璃，林大夫点头道：“坐吧。”

“他曾经中过寒毒？”林大夫打量了墨修尧一番，皱眉问道，“为何现在体内却是寒火双毒？”

墨修尧挑了下眉，似乎没想到眼前这个老头还真有些本事，也不隐瞒，淡然道：“之前本王用过凤尾草。”林大夫打量了墨修尧许久，才终于道：“定国王爷果然不同于凡人，至少这忍耐力就足以傲视天下。我想见一见之前的大夫。”

叶璃有些期盼地望着林大夫，问道：“墨修尧体内的毒，师父有什么法子吗？”

林大夫冷笑一声道：“原本若是只有寒毒倒是可以想法子，现在这样什么法子也不用想了。先解了哪一种毒另外一种也会立刻要了他的命。而这两种解药同样相克，至少目前为止老头子想不出什么法子让他们相容又能不损药性的。”叶璃原本也没有对此抱太大的希望，所以说不上失望，只是问道：“如果有碧落花呢？”

“碧落花？”林大夫皱眉，放下了茶杯看着叶璃，想了想道，“碧落花……如果真的碧落花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似乎在哪儿古籍上看到过碧落花制成的丹药可解百毒活死人。其实说是能解百毒不如说能够祛除百毒。与咱们研究的所谓的解药完全不是一个道理。可以说只是靠着碧落花巨大的药性强制祛除人体内的所有毒性。只是碧落花已经绝迹于世很多年了，所以我也没有认真研究过那个药方。”

叶璃心中一喜，虽然还没有拿到碧落花，但是沈扬其实已经研究那个药方很长时间了。但是因为是失传的古方，所以研究起来很是费心费力。病书生倒是知道药方，但是从他手里拿来的东西叶璃总是不那么放心的。

林大夫看了她一眼道：“具体是哪本书里提过我也不记得了，你自可以派人回去取。只是不要惊扰了那里的村民便是了。”

叶璃点头道：“谢谢师父。”

林大夫冷淡地瞥了两人一眼，抬手扔过去一个绿色的瓷瓶道：“他的头发没有法子，这个给你。”也没有说这药是拿来做什么的，林大夫说完这话也不送客就直接背着手回房去了。他们彼此都清楚，像墨修尧这样的人物怎么也不可能用一个陌生人给的药物，自然是需要交给高明的大夫检查的。既然如此，说不说药的用法也就无所谓了。

收起了药瓶，叶璃在墨修尧的搀扶下站起身来打算再去见见沈扬。来到沈扬的小院时正好凤之遥和周煜也在，见两人进来，三人连忙起身行礼，“见过王爷王妃。”

墨修尧摆摆手示意三人免礼，扶着叶璃在椅子上坐下才问道：“凤三，你这时候在这里做什么？平时给你的事情太少了吗？还有周煜，身体不适？”只一眼墨修尧就看得出来周煜的脸色有些灰暗，显然是身体不适。

听了墨修尧的话，凤之遥一口鲜血险些当场喷了出来，悲愤地瞪着眼前一脸悠闲且毫无愧意的男人。自从王妃回来了，原本日日夜夜泡在公事上的男人彻底变了，每天放在正事上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两个时辰，晚膳之后绝对不进书房，每天跟在王妃身边嘘寒问暖，不止他自己不努力工作，还不许王妃做，美其名曰是为了照顾好定王府未来的小世子墨家军未来的少主。于是，身为人家下属的还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一个拼死拼活累得半死的下属面对着他悠闲万分无所事事的主子，还被质疑是不是太闲了，这让他情何以堪？

叶璃无奈地瞪了墨修尧一眼，含笑看向周煜问道：“周大人可是身体不适？”周煜起身恭敬地道：“在下如今已经不在朝廷任职，王妃称呼在下周煜便可。偶感风寒，有劳王爷王妃关心。”凤之遥撇撇嘴道：“什么偶感风寒，这人都快赶上拼命三郎了。天天快到半夜才睡，我过去的时候正碰上他晕过去了。我说王爷，您老现在心情可好了？不错的话是不是把西北各地的官员任命给安排一下？”被凤之遥揭穿，周煜有些窘迫地低下了头。墨修尧靠在椅子上，懒洋洋地道：“官员任命？你没办法？”凤之遥咬牙切齿，“王爷，据说属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副将。”墨修尧了然点头道：“你在提醒我给你升官？”

“墨修尧！你当爷不敢揍你？！”凤之遥终于暴怒，翩翩公子的形象全无。他这几个月小心翼翼累死累活，结果这位爷丝毫没有感恩的心也就罢了，居然在王妃回来之后变得更加恶劣。要不是他们从小一块长大，凤公子才不侍候这么难搞的主！

“你想揍我？”墨修尧危险地眯起了凤眸。凤之遥忍不住吞了口口水，看向一边的叶璃。他不是不敢揍墨修尧，年轻的时候也没上没下打得天昏地暗。问题是……他打不过啊！自从墨修尧出师以后，每次一动手他都是挨揍的那个。

“修尧。”叶璃看不过去，只得轻声唤道。

墨修尧坐起身来，正色道：“本王知道了，前些日子情形有些乱所以来不及处理这些。这两天本王会好好考虑的，那个周煜，这段日子汝阳城你管得不错，就先任着汝阳太守吧。回头选几个有能力的人帮着你。”

“下官多谢王爷信任。”周煜再次起身谢道。所有人都明白定王亲自任命官员意味着什么。按规矩官员任免必须由朝廷出面，而如今墨修尧的表现也隐约表明了西北将会渐渐脱离朝廷。这让许多人心中五味杂陈，有人欢喜有人忧。

“先休息两天，将身体养好了再说。”叶璃叮嘱道。周煜点头道：“多谢王妃提点。”

一边的沈扬不满地斜睨了众人一眼道：“各位还记得我这里不是议事的书房？”四个人里就有三个不健康的，居然还敢当着他这个大夫的面谈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沈扬打量了叶璃和墨修尧一番道：“王爷王妃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墨修尧摇摇头道：“先给阿璃诊诊脉吧，以后三天诊一次脉，沈先生，就麻烦你了。”

替叶璃把了脉，沈扬道：“王妃身体不错，这几个月虽然有些虚弱但是之后调理得也不错，不会影响到王妃的。小世子生下来可能会有些弱，但是可以调理好。”毕竟婴儿最重要的几个月王妃几乎都在昏睡之中，事实上孩子能保住沈扬就要赞一声大夫的医术高明了。墨修尧点头道：“以后就有劳沈先生了。”

沈扬收回诊脉的手，挑了挑眉问道：“这几个月王妃应该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大夫，不知道在下可否看看大夫开的方子？”叶璃也不在意，报出了几个之前林大夫为她开的调理的方子，沈扬也顾不得其他连忙拿笔记了下来，连连赞道妙极。叶璃笑道：“林大夫如今就在这府里，他也想见一见沈先生呢。沈先生若是有空的话不妨去林大夫那边坐坐，两位也可切磋交流一番。”沈扬大喜，抚掌笑道：“好极了，在下明日一定过去拜访。”

叶璃取出林大夫给的瓷瓶递过去，道：“这是林大夫方才给的，沈先生不妨看看是做什么的。”

沈扬小心地接过，低头闻了闻，又取出一些往手上抹了抹仔细观察了片刻，笑道：“这应该是祛除旧伤疤痕的灵药，其中有大量的灵香草，确实是难得的好东西。”说罢，看了看旁边墨修尧戴着面具的脸笑道：“这不是给王妃用的，应该是送给王爷的吧？王爷可以试试看，回头在下还可以修改一下药方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效果。”

“沈、扬！”墨修尧沉着脸咬牙道。一个大男人太过关注颜面这种事情总是让人觉得不怎么自在的，但是墨修尧必须承认他确实希望这个药能够有效。如果一定要顶着一头白发的话，那么至少他应该有一张完美的脸，免得阿璃被人嘲笑不是吗？

沈扬可不在意墨修尧生不生气，笑呵呵地将药瓶还给了叶璃。在沈扬看来，现在的墨修尧其实比从前要更好一些。当一个人连自己的脸和身体都不在意了就表示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值得他在意的。现在墨修尧肯在意自己的脸，至少说明了他有在乎的人，只要有在乎的人活着总是有希望的。不等墨修尧发飙，沈扬直接挥手将他们赶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徐家三位公子便出现在了汝阳城门口，只看那一身风尘疲惫就知道必定是连夜赶路的。这让还没将这个�息告诉叶璃的墨修尧暗自不爽，没事跑那么快干什么？阿璃在这里又不会跑掉。

对于三位兄弟的到来，叶璃却是万分欣喜的，经历了一番生死，再见到亲人的感觉自然是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二哥，三哥……五弟，你们……”

“璃姐姐！”年纪最小的徐清炎更是止不住欢喜之情，如往常一样上前拉着叶璃说话。站在旁边的墨修尧抬手隔开了两人，淡淡笑道：“五弟，阿璃现在有了身子，千万要小心一些。”

呃？徐清炎这才看到眼前的表姐已经不若往常那般轻盈纤细，不算圆润的身形更是衬得腹间圆鼓鼓的，看得他心惊，不由得手足无措可怜巴巴地望着叶璃，连墨修尧对他那有些诡异的称呼都忽略过去了。倒是坐在一边的徐清泽挑了挑眉，淡然地看了墨修尧一眼。叶璃含笑拍拍徐清炎笑道：“许久不见，五弟又长高了不少。坐下说话吧。”

几人交谈不过半个时辰，墨修尧便起身对叶璃笑道：“阿璃，该去让沈先生诊脉了。也让清泽他们歇息一下，他们可是连夜赶过来的。等到晚上咱们再设宴为他们接风吧。”叶璃看了一眼风尘仆仆的三人一眼，懊恼地道：“我竟忘了二哥三哥和五弟一路上辛苦了，就拉着你们说个不停。二哥，你的院子还留着，先同三哥五弟梳洗一番歇息了吧。晚一点咱们再说。”

徐清炎眨巴着眼睛望着叶璃，“璃姐姐，小五还没同璃姐姐说上几句话呢。”

叶璃含笑看着已经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少年，笑道：“二哥的院子就在主院旁边，咱们有得是时间。等到你休息好了，随时都能来找我说话。”徐清炎眼睛一亮，欢喜地笑道：“当真？”怀疑的目光若有若无地瞟了某人一眼道：“到时候该不会有人不许清炎陪璃姐姐说话吧？”叶璃拍拍他的脑门笑道：“怎么会？小五可是姐姐唯一的弟弟呢。谁敢不让你陪我说话？”徐清炎得意地瞥了一边的墨修尧一眼。墨修尧脸一沉，眼刀从徐清炎身上掠过，笑道：“阿璃说的是，阿璃想要找五弟聊天随时都可以。五弟年纪还小，有得是时间。”意思是除了陪叶璃聊聊天，徐清炎就是个白吃白喝什么都不会干的废物。徐清炎咬牙，笑得更加灿烂，“姐夫说得对，我一定会经常陪在璃姐姐身边，免得姐夫忙于政事，璃姐姐一个人孤单无聊！”

亲自送了徐清泽三人回院子休息，叶璃好笑地看着脸色阴沉的墨修尧，轻叹道：“小五还是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之前徐清炎和墨修尧的互动她自然也看在眼里，只是不说罢了。此时再看墨修尧脸色阴沉得快要滴出墨来了，薄唇也紧紧抿起，倒更像个闹脾气的孩子。墨修尧轻哼一声，半天才道：“他都十五岁了哪里算什么孩子？”

叶璃抬手拉了拉他绷得紧紧的俊脸，笑道：“他就是二十岁了也还是我弟弟。”说罢，叶璃上下打量了墨修尧一番，偏着头道：“话说回来，墨修尧你最近吃醋上瘾了吗？什么醋都吃，你也不怕酸死自己？”对韩明晰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也就算了，但是如

果连徐清炎都要挑剔那就有些过了。最重要的是，叶璃其实实在有些不明白墨修尧这样的警惕是从哪里来的。在叶璃看来，无论是武功、才智、权势，当世比得上墨修尧的寥寥无几，从前墨修尧也并不是对自己这么没信心的。若说是因为自己刚刚历劫归来，可她都回来快半个月了还没好就有些夸张了。

墨修尧将她困在怀中，低头在芬芳的樱唇上轻轻咬了一口，低声道：“我就是吃醋不行吗？阿璃，你不许对别的男人好，我会生气。”

叶璃无奈，“小五不是别的男人。”徐清炎是她的弟弟，她从小当亲弟弟疼着的。

“我以外的男人都是别的男人。”墨修尧霸道地判定。叶璃几乎想要翻个白眼给他看，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圆滚滚的肚子上，笑问道：“那他怎么办？沈先生和林大夫都说了是男孩儿，他也是别的男人？”墨修尧理所当然地道：“当然。等他生下来就把他扔……交给清云先生承欢膝下吧。清云先生教导出来的孩子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出类拔萃得让他恨，若不是早就知道阿璃只当徐家那几个是亲兄长，徐家那几个也只当叶璃是亲妹妹，他早就被醋淹死了。在叶璃威胁的眼神下，墨修尧心不甘情不愿地将“扔”字吞了回去换了一个委婉一点的说法。

叶璃觉得总有一天她要被这个男人给气死，在墨修尧的怀里转了个身正对着他，抬手就去捏他的脸，“墨修尧，他是你儿子！”墨修尧眯着眼扫了一眼那圆滚滚的地方，冷哼一声，“别的男人！”他看那个东西不顺眼很久了，要不是怀着孕阿璃也不会因为行动不便而险些丧命，要不是怀着孕，他也不用……一直忍着不能与阿璃亲近。只因为沈扬那个混账说……想起沈扬那张幸灾乐祸的老脸，墨修尧更觉得眼前这个躲在阿璃肚子里的家伙碍眼了。当然他也有错，他发誓等到这一个生出来，他绝对不会再让阿璃怀孕了，既危险又麻烦还讨厌！

对于这么出离幼稚的男人叶璃已经彻底无力了，但是看着他望着自己委屈又倔强的眼神叶璃又觉得莫名的可爱和心疼，竟是半点脾气也发不出来了。拉着墨修尧坐下来，叶璃不在意地坐在他腿上扳过他的脸正对着自己，“公子爷，咱们能不这么幼稚吗？”墨修尧不满地张口就咬，咬住了叶璃纤细的手指却不忍心用力，轻轻咬了一下就松开了，“本王才不幼稚，就算幼稚阿璃你也不许嫌弃本王。”

靠在墨修尧怀里叶璃轻声叹息，墨修尧的状况沈扬不经意地提起过。若是寻常人家寻常时期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独占欲强一些也是证明墨修尧确实爱她。即使现在她心中隐隐有些担忧又何尝没有一丝丝欢喜。但是现在却不能让墨修尧总是这样对自己毫无信心。她知道，她那一次坠崖将墨修尧隐藏在心底的诸如自卑、怨恨、无力的负面情绪都释放了出来甚至无限放大。虽然墨修尧看上去总是将她坠崖的原因归咎于孩子或者镇南王、

墨景祈甚至是苏醉蝶，但其实他心底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他认为是他无力保护才导致她遇到危险。叶璃一直想要跟他谈谈，但是面对着墨修尧却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修尧。”抬手取下他脸上的面具，林大夫的药效果然不错，虽然才几日但是墨修尧脸上的伤痕却已经可以看出变化了。就算将来不能完全消失，叶璃也相信会好上许多的。抬手勾住他的脖子，叶璃轻柔的吻落在他左脸的疤痕上。墨修尧一怔，搂着叶璃一时反应不过来似的僵在了那里。叶璃亲吻着他的脸颊，低声道：“修尧，无论世上有多少人，在我心中，只有你才是最优秀最好的那一个。你可明白？”

墨修尧修长的睫毛动了一下，抬眼望着眼前笑容嫣然的美丽女子。他的妻子，他今生唯一的也是最爱的女子。她说在她心中只有他才是最优秀最好的那一个，轻柔的话语让他心中涌起无限的欢愉，甚至比年少时父王的称赞更加让他欣喜若狂。同样的却也让他心中涌起更多的歉疚和怨恨。为什么不能让我在一生中最好的时候遇到你？

“修尧，这世间俊美无俦，才华横溢，位高权重的男子有很多。但是我遇到了你……我遇到的不是曾经那个骑马倚斜桥的少年，而是你定国王爷墨修尧，你明白吗？修尧，如果早十年遇到你，我必定不会爱你。”叶璃轻声道。十年前的墨修尧太过年轻，当时那样风华绝世、光芒四射的少年只会是叶璃避之唯恐不及的存在。而当时的墨修尧也必然不会看上一个尚书府籍籍无名的千金。并非说年少的墨修尧以貌取人，而是那个年龄的墨修尧只怕还没有将任何女人看在眼里过。所以就连苏醉蝶那样的天下第一绝色，在墨修尧心中也不过是一个背叛了的前未婚妻罢了，无爱故无恨。如果没有这十年的经历，叶璃不会看上墨修尧，墨修尧也不会爱上叶璃。他们在彼此最糟糕的时候相遇，但是叶璃却觉得他们依然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那么，阿璃现在爱我吗？”墨修尧低声问道，目光一瞬不瞬地望着眼前的清丽容颜。他知道阿璃说的是对的，但是却无法想象如果今生错过了这个女子他将会如何。

“我爱你。”叶璃毫不掩饰地低声说道。她爱这个男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爱上。所以她愿意为他劳心劳力地筹划，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所以她骄傲于他的优秀卓绝同样也心疼他的痛苦和脆弱。当一个女人愿意无条件地纵容一个男人的时候，她必然是爱他的。

“阿璃。”墨修尧满足地轻叹，低头噙住那覬觐已久的香唇，撬开她的贝齿挑动着她与自己共舞，“阿璃，我爱你……墨修尧今生只爱你一人……”

“启禀王爷，京城……”

一声急促的男声打断了房间里的热烈缠绵之意。站在门口的凤之遥心中只有两个字：完了！他居然挑了这么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该死的你们要亲密难道不会进里面去吗？就算有个屏风挡着也好啊。墨修尧，你用不用那么饥渴，王妃是个孕妇啊你个禽兽！